

高考记忆

□焦豫疆

今年,是我参加高考的第40个年头。我的母校——焦作市郊区的百间房中学(现为焦作市冶金技校),坐落在太行山南麓。作为一所区办中学,它的升学率却远超部分市直高中。

那时的高考时间为7月的7日、8日、9日,考生戏称“黑色七月”,用以形容那段紧张、煎熬的备考时光。

那时高考前有预考,预考会有80%以上的考生被淘汰,只有预考过关的考生才有资格参加高考。考生如同古代征战的勇士,需要过五关斩六将,历经重重考验,方能在高考中突围。

1985年5月,我在焦作二中参加预考。记得当时预考的作文题目是《沙场拼搏之后》,要求我们畅谈考场中的成功与失利。幸运的是,半个月后,我拿到了珍贵的“高考入场券”。此后的一个多月,我争分夺秒,全力冲刺高考。

1985年7月7日,我走进焦作一中的考场。那年采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,高考作文题目是《给光明日报的一封信》,要求依据给定资料对上海一家化工厂的污染问题进行投诉。紧张而忙碌的三天考试转瞬即逝,我们这一届是首次在考分公布前填报志愿,这种方式有效避免了优等生过度集中于一流学校的情况。考试结束后,同学们纷纷前往学校对照标准答案,结合估分填报理想志愿。我的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志愿分别填报了洛阳商校、焦作财校和河南冶金工业学校。填报志愿后,同学们互赠毕业留言,在难舍难分中依依惜别。

7月底,成绩揭晓,我的总分是416分,老师看后觉得过线有望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等待焦作市中专分数线公布。8月初,分

数线公布为420分,我以几分之差与录取失之交臂。得知结果的那一刻,惆怅与失落将我笼罩。好在老师不断鼓励我复读,说来年定有希望。我重新振作起来,怀着坚定的信念,决心再战高考。

9月初,我带着行李踏上复读之路。当骑车行至马村桥头的水彩街时,偶遇初中老师牛长太。他问我去向,我如实说准备去复读。牛老师听后激动地说:“我刚送弟弟去百间房中学上学,看到录取榜上有你!”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既欣喜又怀疑,路过李贵作村时,我叫上侯宝成同学,一同前往学校查看。果然,高考录取榜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——被河南冶金工业学校财会专业录取!刹那间,惊喜与意外交织,我激动得大脑一片空白。

后来才知道,当年的分数线由420分降到了410分,我因此被第三志愿录取。和我一样因降分被录取的还有张云香、王小周,她们被焦作财校录取。王小周考了409.5分,四舍五入刚好压线;付玉改考了409分,因半分之差与录取失之交臂,经过一年艰苦的复读,第二年终于考上了焦作财校。这件事让我深刻体会到,高考确实是最公平的竞争。

虽然我就读的只是一所中专学校,但我内心满是欣慰与满足。十年寒窗没有白费,能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,我十分知足。对比文科班近百名同学,那些在预考中被淘汰的80人以及高考落榜的几位同窗,我无疑是幸运儿。在那个考生众多、大学稀缺的年代,中专的含金量丝毫不亚于如今的知名高校。

回首往昔,我由衷感谢高考,是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
农家大姐

□薛福霞

大姐成为果农已有十几年,但在我看来,她骨子里始终是个纯粹的农民。那分洗不掉的朴实,与商人的钻营格格不入。她只懂埋头劳作,却不擅长营销,在人人热衷自媒体的时代,这或许显得有些老土。

今天是周日,不到8点,我便骑着电动车前往大姐家的桃园。这天的太阳格外热情,即便我穿着冰丝防晒衣、戴着太阳镜,抵达桃园时仍是汗流浹背。我顾不上形象,直接用衣袖擦汗。

远远望去,桃树影里晃动着卡其色衬衣,深色裤子上沾着零星泥斑——这是大姐最常用的打扮。十几年守着这片园子,风吹雨打浸染出的“土气”,反倒成了她身上最温暖的底色。

我连着喊了两声“姐姐”,才从茂密的树木间传来大姐的回应。原来她在给花生除草,得知我要来,赶忙去摘油桃。她往我手里塞了个最大的桃子,又转身钻进桃树丛,说要给我摘些“树尖上晒透的,甜得黏手”的好桃。我想帮忙一起摘,大姐却不让:“你爱出汗,汗水进眼睛里难受,在地头歇着吧。”大姐长我8岁,作为家中老大,从小我就习惯依赖她,在她面前,我永远是是需要被照顾的小妹。

我习惯性地拿起手机拍照、录视频,不小心踩坏了几株花生苗和玉米苗,正慌张时,大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:“没事儿,苗歪了扶扶就直了。”

大姐问我要不要油菜,

我疑惑:“是油菜籽还是菜籽油?”大姐指着地里说,是新长出来的油菜苗。我这才发现,在玉米苗和花生苗间,那片绿意盎然的就是油菜苗。虽在农村长大,可家里的农活大多被哥哥、姐姐承担,我下地次数少,连空心菜、莢麦菜、云苋菜也分不清。

去年国庆节,我想约老妈和两个姐姐去新乡京华园玩,大姐却因要种油菜走不开。正遗憾时,80岁的老妈提议:下午一起去帮大姐种油菜,活儿干完第二天再去玩。

我们开车到了桃园,看到三块地已平整好。大姐拿着锄头开沟,我和二姐负责撒籽,老母亲用脚把地踩平。大姐干活儿又快又利落,我和二姐都50多岁了,太久没干农活,不一会儿就累得不行,又是捶腰又是捏腿。我本就爱出汗、体质弱,更是汗流浹背、头晕眼花,真想坐在地边歇着。看我们笨手笨脚的样子,老妈一边用脚趟平土垄,一边笑着说:“你们啊,吃惯了现成的油,不知道种地的苦。”

那天太阳毒辣,大姐却一刻没停。好在我们赶在天黑前种完了油菜,第二天大姐一身轻松地和我们去游玩。之后几天,我们总惦记着问油菜苗的长势,生怕耽误了收成。得知油菜苗出得齐整,我和二姐对着电话笑起来,心里也松了口气。

都说长姐如母,这话一点不假。大姐种桃,我们就有新鲜桃子吃;她种花生,

我们一年四季不缺花生米和花生油;她散养土鸡、大鹅,我们跟着尝鲜;她种西瓜,我们也能大饱口福。她家的菜园,更是常常“投喂”我们几家人的餐桌。去年,她还特意盯着榨油机,把醇香的菜籽油分给大家。平日里,我们想帮忙干活,她总是推辞,宁愿自己偷偷提前做完。农闲时,她还去附近的工厂里打零工补贴家用。

一两个月前,听说大姐在给桃子套袋,我们想去帮忙,她又说:“这活儿又脏又热,得穿好几层衣服,在桃园钻一天,你们受不了!”

我能想象,大姐戴着旧草帽、脖子挂着毛巾,掂着脚在桃园里穿梭的样子。她指尖翻飞,小心翼翼地给每个青桃套上纸袋,阳光透过枝叶,在她背上洒下斑驳光影。突然觉得,她悉心呵护的哪里只是桃子,还有我们这些被她宠了一辈子的姊妹。

端午前后,大姐种的第一批“五月鲜”桃子成熟了。往后,各类品种的桃子将陆续上市。到那时,她又会守在大大的遮阳伞下,带着农民最朴实的笑容,迎接南来北往的顾客。

我仿佛已经看到:路过的乡亲停下挑桃,大姐总会多塞一两个:“自家种的,甜,尝尝!”遇到老人,她一定会蹲下帮忙挑选,一边轻轻捏着桃身,一边念叨:“软乎的适合牙口不好的,脆的能放久些。”这样的她,哪像个做生意的人,分明还是那个见不得人吃亏的农家大姐。

另一种盛放

□刘利君

当指尖触碰到你
才惊觉这不过是场
双向的博弈——

刀刃在案板上落下清脆声响
将你切碎成星子般的模样
热油裹着噼啪声将你拥抱
金黄的碎屑在锅中翻涌
香气四溢的瞬间

你用灵魂点燃了整道佳肴
即便粉身碎骨
也要把生命熬成人间至味

将你埋进泥土的刹那
你在黑暗中舒展根系
把寂静的土壤变成育婴房
嫩芽破土时
带着倔强的光

蒜苗、蒜苔、蒜头次第生长
你用蓬勃的繁衍宣告
所谓命运
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盛放

在这场自以为是的主宰游戏里
你始终以不同姿态
书写着生命不屈的诗行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

